《繡花鞋》

3D 鄭雅淇

博物館的展櫃中，繡著金絲蓮的花繡鞋靜靜地躺在展櫃裡，一束光輝照射在它的身上。它就那樣躺著，毫無生息地。這雙鞋，長度比手還小，鞋尖高高地翹成了月牙狀，碧色鑲絲盤繞出繁複的花紋，無一不透露著精緻。針腳嚴絲密縫地排列著，好像能鎖住時光不再流逝般。我的視線從鞋身移到了標籤上，瞳孔霎那擴大，這鞋僅長10厘米。這時，所有關於「精緻」的想像瞬間碎裂，這不再是一件工藝品，而是一雙曾屬於活生生的女人的腳。

講解員的聲音輕輕燙過耳畔。在他的長篇大論中，我卻只聽到了「裹腳布」、「扯斷腳趾」、「十年不能下牀」的字眼。那繡花鞋不再光鮮亮麗，柔軟的絲網下似乎滲出了點點血珠。目及那高高翹起的月牙鞋尖，多像是昔日強行被彎折的骨骼。許久以前，或是過去了太久，我早已記不清，只依稀閃過幾個朦朧的片段。

村子那時還生活著一個百歲老人，外人認為這似乎是福氣，而她的家人卻希望她可以早日解脫，原因無他，這位老人是現今為數不多的「小腳」女人之一。她因為裹腳之痛而無法下牀，終日被困在牀榻之間。聽說她早年本是不願裹腳的，但因當年老人所說的「陰柔之美」以及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的俗語，她的堅持瞬間土崩瓦解，加入了小腳女人的大軍之中。但，事與願違，她所得到的唯有那纏足時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夜裡那只能把被子咬破而無法言說的疼痛，哭得不能自己。在這青天白日卻仍要穿著這雙讓她痛苦的三寸金蓮，裝作從容淡定。然而，她那一步一緩，十步一歇的步伐以及那滲滿汗水的額頭，因疼痛而微微顫抖的嘴唇，卻無情地出賣了她。雖然她因聽信了老人的話而覓得良緣，卻也因盡信老人言，終身再未向前。

原來所謂的「三寸金蓮」從來不是女子柔美和福氣的象徵，而是用不計其數的女子的血與淚所澆築成的封建枷鎖。

展廳中人來人往，有人發出了對工藝精巧的讚嘆，有人拍完照後匆匆離去，無人在意這背後的故事。這繡鞋似乎隨著它主人的逝去而被埋葬在黃土之下，永不見光明。我走出了展廳，在那炎炎夏日的午後，我站在原地，一步未動，一絲陰涼緩緩爬上了手腳。這繡鞋似是一塊千斤之石，壓在我的心口無法喘息。這一雙繡鞋凝固了一個時代對女性的壓迫。細密的針腳中藏著無法化解的苦難，那鞋的影子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。這個畫面帶給我巨大的心靈震撼，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。

評語：能由繡花鞋聯想到女性受壓迫的歷史，立意較為深刻。